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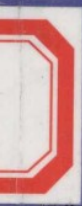
新穿越
JINGHU

妾本惊华

QIEBEN
JINGHUA
下
西子情◎著



你可知道，其实有那么一刻我是想要放弃你的。
可是放弃你如剔骨焚心，甚至剔骨焚心也割除不去。
所以，即便你弃情绝爱，哪怕我们相互折磨到死。
这一生，我也认了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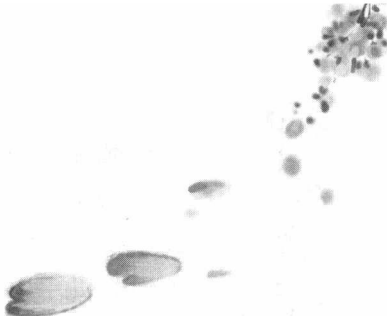
艺出版社
ARTS AND
CREATIVE
PUBLISHING

《妾本惊华》终结篇

妾本惊华

QINGBEN
JINGHUA
西子情◎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第二十一章 情定夫君

蓝澈看到云锦出现，顿时大怒，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众人齐齐抬头，顺着蓝澈的视线看向门口。即便大殿聚集了众多俊美男子，但云锦依然如一道独特的风景让人移不开目光。他一身清冷高贵的气质似乎融入了骨血，风姿如画，笔墨难以形容。

这一刻，大殿前所未有的静。

玉痕淡淡地扫了云锦一眼，看向凤红鸾。只见凤红鸾已经醒来，脸色平静。他收回视线，重新低下头，将最后一个字写在了纸上。

蓝子逸和玉子墨连头也不抬，对于云锦的出现，他们丝毫不意外。

众人惊异过后，都齐齐放下了笔。该写的答案，他们都写完了。

“我问你来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！”蓝澈死死地瞪着云锦，腾地站起身，吩咐道，“来人！将他给我赶出去！”

没有人动，都记得春年夜宴时云少主打断的那根柱子。

“都没听见吗？”蓝澈大吼，“将他给我赶出去！”

侍卫出现，看向蓝雪国主。

“澈儿！”蓝雪国主摆手，制止蓝澈，看了云锦半晌，威严道，“云小子，你来做什么？”

云锦漫不经心地看了凤红鸾一眼，“我来自然是带走我的女人！”

蓝澈更是大怒，“谁是你的女人！”

“据说她叫凤红鸾！”云锦倚在门框上。

“滚！”蓝澈勃然大怒，向云锦劈出一掌。

云锦轻飘飘地闪过，一出手，蓝澈就被掌风反噬震得后退了两步。

蓝雪国主出手扶住蓝澈，目光中涌现出一抹凌厉。瞬间，大殿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来自他的压力，“哦？你如何肯定朕的公主就是你的女人？”

云锦对蓝雪国主眼中的凌厉视而不见，只是看着凤红鸾，不过一瞬便移开视线，冰冷道：“蓝叔叔不是说过吗？我有权利坐镇最后，怎么？蓝叔叔反悔了？”

蓝雪国主瞬间收回了凌厉的目光，点点头，“不错，朕是说过。”

“所以，我来带走我的女人！”云锦抬脚走进大殿，径直向凤红鸾走去。

凤红鸾一动不动，只是淡淡地看着云锦向她走来。白衣如雪，步履如莲。她早就知道，这个人是极美的。

“姐姐！你真要选他？这个浑蛋，难道你忘了，他如今早已不是人，他没心了！”蓝澈提醒凤红鸾。

凤红鸾不理睬蓝澈，而是淡淡地瞥了一眼即将燃尽的香道：“答对我的问题才是我的驸马！其他的一切，做不得准！”

闻言，众人都看向那香，很快就要燃尽了。

云锦已经走到凤红鸾面前，白衣如雪的身影在她身前落下了一片暗影，双手撑住椅子的扶手，将她圈在身前，俯身看着她平静的脸。

凤红鸾眉头都不皱一下，淡淡地迎视云锦。

“我云锦的女人，天下任何人也要不起。”须臾，云锦直起身子，瞥了一眼即将燃尽的香和大殿众人，眸光从玉痕、蓝子逸、玉子墨等人身上掠过，衣袖卷起一阵冷风，众人只觉眼前墨色一晃，孙福手里的纸上已经落下了两个字。

随着他落笔，一炷香正好燃尽。

云锦将笔一甩，转头看着凤红鸾，“你这女人，居然问这么愚蠢的问题！”

凤红鸾似乎没听见一般，目光落在云锦写的那两个字上。这一瞬间，似乎大殿所有人都不存在了，包括她自己。只剩下她眼中的那两个字。

众人也都看向孙福手中的那张纸。只见凤红鸾的旁边写了两个大字——云锦。

只是一眼，便夺人心声！众人恍然大悟！

红鸾公主要找的不是驸马！而是陪她走一生的人，自然是站在她身边的那个人！云锦和凤红鸾那两个名字并排在一起，风骨卓绝，正如那一坐一站的人，风景如画！

玉痕看到那两个并排写在名字，低垂下眼睑，长长的睫毛在如玉的脸上投下一抹暗影。蓝子逸和玉子墨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答案，齐齐苦笑了一下。

那些公子们同时低头，人人眼中神色怅惘。

大殿千人，无声无息。许久，蓝雪国主道：“云小子这字可是好字！”

“哼！字好管什么用？人不好，我姐姐也是不会选的。”蓝澈冷哼一声，板着脸看向凤红鸾，“姐姐，下面的可都写好了。你可要想清楚，看清楚，别选错了驸马，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！”

凤红鸾瞥了蓝澈一眼，站了起来，越过云锦，走下玉阶。

云锦也不拦阻，旁若无人地坐在了凤红鸾刚才的位子上。

蓝澈怒瞪着他，忽然出手。

云锦手腕一动，看不到任何动作便扣住了蓝澈的手腕，冷冷道：“别招惹我，你不是你姐姐。再动一下，我不介意用你的手做今日的盛宴大餐。”

蓝澈闻言更是怒极，手下用力，但被云锦钳住的手一动不动。他挣扎了半晌，看到云锦面无表情脸，忽然低头照着他的手背咬了下去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有本事你最好废了爷，否则我就给你咬掉了。”

云锦一动不动，不看蓝澈，也不看自己的手背，也并没有如他所说废了蓝澈的手，眸光跟着凤红鸾的身影。看着她从一个个男子面前走过，停顿，拿起桌上的答案，然后放下。

血腥味弥漫开来，众人都看着蓝澈身为太子居然当众咬人。尤其那狠劲，似乎咬在自己的手背上。人人心头直冒凉气，而云锦则岿然不动。

蓝雪国主静待片刻，开口阻止，“澈儿！住口！”

蓝澈愤恨地住口，嘴角鲜红，看着云锦，“你废啊？你怎么不废？”

云锦看到凤红鸾站在了玉痕身边，他收回视线瞥了蓝澈一眼，看向自己的手背，只见鲜血涌出，几可见骨。他冷冷道：“愚蠢！”他松开蓝澈的手，不再看他。

蓝澈一口气险些上不来，猛地用袖子一擦嘴角，极其嫌恶，“你更愚蠢！”见凤红鸾站在玉痕面前许久不动，幸灾乐祸道，“我姐姐选的驸马才不是你！”

似乎迎合蓝澈的话，凤红鸾上前一步走向玉痕。

云锦凤目中刹那涌上沉寂，一瞬不瞬地看着凤红鸾，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凝住。玉痕袖中的手死死攥紧。

“其实，在曾经的某一刻，我是动心了。”凤红鸾见玉痕面色微微一白，浅

浅一笑，“也许，从今往后，我们连朋友也做不成。其实，或者是从初见，青山古寺，那三日的棋早已注定。”

云锦忽然移开视线，眸中的风暴刹那退去。

“一局棋，两个人下，永远只能是对手！”凤红鸾看着玉痕，声音轻若微风，“玉痕，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错了。”

玉痕身子微微一震。

“这一局棋，江山如画，我会陪你下。哪怕我们自此不再见，也会陪你将这一局棋下完。”凤红鸾转身，最后一句话传音入密到玉痕耳边。说完，她走上玉阶，再不看玉痕苍白的脸色，在云锦面前站定，俯视着他。

云锦迎着凤红鸾的视线，眸光清幽如深潭。

凤红鸾目光落在云锦的手上，只见被蓝澈咬伤的手背几可见骨，鲜血滴在地上。她抿唇看了半晌，轻声道：“你可知道，其实有那么一刻，我是想要放弃你的。”

云锦身子几不可见地一颤。

“不过，放弃你，如焚心噬骨，哪怕焚心噬骨也割除不去。”凤红鸾平静地迎上云锦的视线，“所以，即便你绝情弃爱，哪怕我们相互折磨到死，这一生，我也认了！”

她敏感地察觉出云锦在这一刻呼吸都不闻。她轻柔地执起云锦被蓝澈咬伤的手，五指紧紧扣住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不是驸马，而是夫君，凤红鸾一生的夫君！”

这一刻，大殿内连空气都凝固了。

所有人都看着那两只交握在一起的手。一大一小，如此和谐。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不是什么山盟海誓，花前月下，而是那个女子说“不是驸马，而是夫君，凤红鸾一生的夫君！”

玉痕目光落在那两只交缠的手上，脑中想着的是凤红鸾刚刚对他说的话。心中不是痛苦，不是麻木，而是恍然。原来从一开始，他们就错了的。

原来，曾经某一刻，她是动心了的。

仔细回想和凤红鸾相识的点点滴滴，脑中浮现出那一日在东璃的小山谷。她任他揽着，和他说笑，以及他们比试游湖。

原来，他才是不懂得珍惜的人！

那个时候，他是被某种东西蒙蔽了双眼吧？他处处谋略，处处算计，却不知道，就在这算计中，算丢了本该算计的。

许久，玉痕自失一笑。从今以后，彻底失去了！

蓝子逸也看着那两只交握的手，唇边只有浅浅的笑。其实，他早就知道的。这样的两个人，即便是山崩地裂、斗转星移，哪怕那个人冷心绝情，哪怕那女子心灰意冷，他们都不会放过彼此。有一种东西，早已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，深入骨髓。

所以，他从来都会守好自己的心。

玉子墨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黯然有，神伤有，欣慰有，感叹有，但更多的还是释然。他以前既然甘愿守护了十几年。幸福，又如何会有他的份儿？

白灼和楚枫觉得他们本来就是凑数的，只能感叹世事如棋。

那二十名年轻男子觉得今日能坐在这里，已经颇感荣幸！天上的明月，只有伸手够得到的人才能摘到！显然他们不是那个人。

“好！”蓝雪国主点头，打破了大殿的静寂，“朕早先说过，以我女儿的心愿为主。所以，我女儿选的驸马，便是朕选的驸马！”他一锤定音，“云锦！”

这一刻，云锦的名字如一道清越的音符滑过众人的心头。所有人都看着他，即便前些日子关于那些污浊的传言，即便那些骂声，即便那些愤恨入骨的言词，一一出现在众人的脑海，但是都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名字和红鸾公主连起来，听着是最舒服的。

莫非天下人已经习惯？

蓝澈虽然不满，但见蓝雪国主已经承认，也只能恨恨道：“便宜你这个浑蛋了！”

“谁便宜谁还不一定！”云锦冷哼一声，看向凤红鸾，淡淡地扬起眉梢，“夫君？”

“是云夫人！”凤红鸾道。

云锦忽然笑了，虽然笑容依然带着三分清冷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这一刻他的笑最美。他点点头道：“那可不可以请云夫人帮我包扎一下手？”

凤红鸾看了一眼云锦，淡淡地挑眉，“有何不可？”

她松开云锦的手，刚扯出手指，就被云锦死死死地扣住，他身子没骨头一般倚靠在椅子上，不容反驳地道：“就这样！”

凤红鸾看着被他紧紧扣住的手指，紧得似乎生怕她离开一般，点点头，“好！”

云锦得到一个“好”字，便旁若无人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去拿东西过来！”凤红鸾吩咐孙福。

“将凝脂露取来给驸马用！”蓝雪国主命令。

“是！”孙福立即跑了下去。

大殿静寂无声。众人都看着那一坐一站的二人。红鸾公主和云少主情路百转千回，令人感叹！

不多时，孙福取来凝脂露，凤红鸾给云锦清洗伤口，动作轻柔，似乎那只是世间易碎的珍宝。将伤口处理妥当，凤红鸾看着五指交缠在一起的手，动了动想拿出来，云锦却紧扣着不动。她试了两次拿不开，抬头，见那人居然呼吸均匀地睡着了。

“他……他居然睡了？”蓝澈不敢置信地瞪着云锦，伸手就要打醒他。

“别动！他千里奔波而来，定是疲惫至极。让他睡会儿，左右也是无事。”凤红鸾拦住蓝澈，认真地看了一眼云锦的黑眼圈，感觉到他脉象虚浮，空荡无底，显然受了重伤。

“你就惯着他吧！早晚让他将你拿捏死！”蓝澈恨铁不成钢地看了凤红鸾一眼。

“父皇，开宴吧！”凤红鸾坐在云锦身旁，转头向蓝雪国主道。

“摆宴！”蓝雪国主摆摆手。

孙福立即指挥着人上筵席。山珍海味、美酒佳肴、一一摆上席面。美女宫娥鱼贯而入，轻歌曼舞《鸾凤和鸣》曲。片刻，大殿内就热闹了起来。

云锦被吵醒，蹙眉吐出一个字，“吵！”

“是《鸾凤和鸣》！”凤红鸾轻声道。

云锦闭着眼睛继续睡去，再未开口。

蓝澈狠狠地瞪了云锦一眼，蓝雪国主笑着招呼众人用膳。

开始大殿的气氛有些冷，渐渐地众人推杯换盏起来。毕竟公主招驸马是喜事，而且公主和云少主和好都是蓝雪臣民乐见。众人纷纷起身向蓝雪国主敬酒。蓝雪国主虽然很少笑，但近臣都能看出皇上心里还是高兴的。太子殿下虽然板着一张脸，似乎也是高兴的。

这一场宴席，蓝雪君臣尽欢！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蓝雪国主转向凤红鸾和云锦，“云小子，你该醒了！文定之礼，纳聘，婚期，你有何想法？”

云锦闭着的眼睛缓缓睁开，瞬间，一双冰寒的眸子映在众人眼前。人人只觉心头一寒，大部分人都避开视线低下了头。

凤红鸾敏感地察觉到有一股冰寒的凉意从云锦指尖传来，那种透骨的凉寒直

直地凉到她心里，似乎将四肢百骸都冰起来了一般。不过瞬间，那种寒凉突然退去。她面色不变，恍若不察，不动声色地坐着。

云锦收回视线，瞥了凤红鸾一眼，漫不经心道：“都听她的，她说如何就如何！”

蓝澈顿时大怒，“云锦！你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你听到的意思。”云锦看了蓝澈一眼。

“你不想娶我姐姐就明说！不用跑这里来给本太子充大爷！你这般无所谓的态度是做给谁看的？本太子不稀罕！”蓝澈怒瞪着云锦。

云锦转头看向凤红鸾，“你弟弟似乎不满意我的说法！”

凤红鸾不看蓝澈，柔声道：“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你可以不用管他！”

“你不用我管？好！我不管！你以为我愿意管你的事？你以后哭最好别让我看见！”蓝澈气怒地扔下一句话，拂袖而去。

众人屏息，有短暂的静寂。都想着云少主通天咒大成，果然如换了一个人一般。以前云少主只是不近人情，如今的云少主则是让看到他的人冰冻三尺，不由得为凤红鸾以后的日子担忧。和没有情爱的人生活一辈子，该是何等的艰难。

蓝子逸和玉子墨不着痕迹地皱了一下眉头。玉痕忽然抬头看了云锦一眼，目光深邃。

蓝雪国主点点头，“那就听红鸾的意思。你说说，你是如何打算的？”

“如此大事，人生只此一次。自然要好好斟酌准备一番的。女儿不想草率，还没想好。过些日子再定吧！”凤红鸾话落，转头询问云锦，“如何？”

“随你！”云锦薄唇吐出两个字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

“那就这样！”凤红鸾点点头。

“也好！这的确是大事，是该好好斟酌准备一番！”蓝雪国主脸上也看不出情绪，转头向君紫钰、玉痕等人道，“几位贤侄短期内估计是喝不上喜酒了，不知何时起程？”

君紫钰看了凤红鸾和云锦一眼，眸中担忧一闪而逝，“既然如此，朕和王弟不准备逗留，明日就起程回东璃！”

蓝雪国主点点头，看向玉痕。

玉痕看了一眼玉子墨，淡淡道：“在下和六哥也准备明日起程回西凉！”

凤红鸾心底一沉，子墨回西凉，何止顶十万大军？玉痕自然不会对他放手。

众人惊异，这才想起墨公子是西凉的六皇子，都看向玉子墨，玉子墨神色不

变，看不出情绪。众人看向凤红鸾，凤红鸾面色也无异样。

蓝雪国主再次点头，“也好！明日朕让太子和三王世子为诸位送行！”

几人点头，筵席进入尾声。

玉痕、君紫钰、君紫璃依次出了大殿。蓝雪国主看了凤红鸾和云锦一眼，并未多说什么，也出了大殿。众人不敢看那二人，纷纷散去。太监、宫女们收拾好了大殿都悄无声息退出去了，不敢弄出丝毫声响。

片刻，大殿就剩下云锦和凤红鸾。

云锦依然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不动，凤红鸾陪坐在他身边，低垂着头不知道想些什么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整个大殿寂静无声。

直到天色暗下来，宫门即将关闭的钟声响起，凤红鸾才抬起头看向云锦。云锦似乎没听到一般，沉静地睡着。长长的睫毛在他脸上投下了一抹暗影，更是衬得那容颜莹白剔透，如冰似玉。

凤红鸾想着有人形容冰雪一般的容颜，大抵也就是如此。

孙福悄悄在门口探进头，看着凤红鸾轻声询问：“公主，皇上派奴才来问公主和驸马是在宫中夜宿，还是回公主府？”

“回公主府！”凤红鸾道。

“是！”孙福脑袋缩了回去。

“你是离开，还是和我回公主府？”凤红鸾犹豫了一下，抿唇轻声问。

“你希望我离开，还是希望我回公主府？”云锦睁开眼睛，眸光清凉。

凤红鸾看着云锦，这样的眸光让她不由想起情花毒那日。她盯着看了半晌，由内到外，除了凉意和沉静再看不出其他。她收回视线，低垂下眉眼，淡淡道：“随便！”

凤红鸾话音一落，云锦猛地起身，松开紧攥着她的手，向殿外走去。

凤红鸾的唇紧紧地抿着，被紧攥了一日的手突然松开，似乎也将她的心抽走了一般。须臾，她猛地抬头，就见那道身影决然地消失在门口。她腾地起来追了出去，刚走了两步又停住，怔怔地看着门口。

她如今还在指望着什么？指望着他能像从前一般对她吗？他今日能出现，她就应该知足了不是吗？至少通天咒大成，他没忘了她！而且如今这一条路，是她自己要坚持走的，不是吗？

凤红鸾静站半晌，苦涩一笑，向外走去。

“公主万安!”大殿门口,一众宫女太监跪下请安,人人面色惶然。似乎谁也没料到升为驸马的云少主就这么扔下公主走了。

凤红鸾点点头,如今天下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目光怪异地看着她。但那又如何?那个人是云锦。因为他是云锦,所以,他无论如何做,她都心甘情愿。

走向宫门,脚踩在路面上发出咯吱的声响,凤红鸾低头,这才发现不知何时下起了雪。地面上早已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银白色,其中有一排脚印直直通向宫门。脚印是刚刚留下的,似乎每一步都踏得很深,还没被雪覆盖。

她盯着那脚印看了半晌,忽然抬脚,将自己的脚放在了脚印上。

“公主,如今雪下得大了。你还是宿在宫中吧!”孙福走过来劝道。

凤红鸾摇摇头。

“公主若是执意要回府,先稍等片刻,奴才去派人给公主取伞。这天寒,公主要仔细身子。”孙福见凤红鸾的动作有些不解,立即向一个小太监吩咐,“快去给公主取一把伞来!”

“不用!我就这样回去。你们都退下吧,不用理会!”凤红鸾摆手制止,踏着那脚印走向宫门。

“公主……”孙福还想再劝,见凤红鸾执意如此,便一跺脚,连忙向内殿跑去。他知道今日公主定是心情不好。这样的日子,这般终身大事,却是如此落幕,尤其是如今云少主扔下公主一声不响地走了,任哪一个女子的心情也不会好。

帝寝殿内,蓝雪国主正在一人下棋。孙福急匆匆跑了进来,“皇上,公主一个人回府了,不在宫中留宿,也不打伞。奴才来请示皇上,如今这外面大雪天寒……”

“不用理会!”蓝雪国主头也不抬地摆摆手。

“可是皇上……公主她……”孙福看着皇上。皇上不是最爱公主的吗?难道公主受了这么大的委屈,皇上还能坐在这儿下棋?

蓝雪国主不语。

孙福候在那里不敢说话,为红鸾公主叫屈。他侍候了皇上一辈子,皇上的女儿他自然也喜欢得紧。天下好男儿多得是。他就不明白了,为何公主非死心眼地要选云少主做驸马。而云少主都已经冷血冷情无心了。

帝寝殿一片静寂,只听到缓慢落子的声音。

许久,蓝雪国主抬头,看着孙福,“孙福,你是不是觉得朕的公主委屈了?”

孙福闻言立即抬头看着蓝雪国主,点点头,诚实地道:“皇上,这还用说吗?”

自然是委屈了公主……”

蓝雪国主笑着摇摇头，“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！”

孙福不明白，大着胆子道：“皇上，奴才只看到冷了，没看到暖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蓝雪国主忽然笑了，不再年轻的脸上有一丝恍惚和怅然，“如果我当年也如云小子一般的话，那么也许……”

孙福看着皇上的样子，知道皇上又想起那人了，不敢再言语。

蓝雪国主声音低而不闻，半晌，神色恢复清明，“将棋盘撤下去吧！”

“是，皇上！”孙福立即上前撤下棋盘，看了一眼外面的天道，“依奴才看，这雪怕是要下个三五天。明天使者怕是走不了了。”

蓝雪国主点点头，起身走到窗边站定，看着窗外大雪纷纷扬扬。他蹙眉叹道：“这样的大雪，即便蓝雪不想留客，看来也是要留的。”

孙福想到玉太子和墨公子、东璃的皇上和璃王，以及璃王的那些女人，如今也不用走了。

“太子怎样了？”蓝雪国主问。

孙福连忙小心翼翼地禀告：“回皇上，太子从大殿出去就去了教场，听说和教场的士兵摔跤，身上摔伤了好几处……”

蓝雪国主伸手揉揉额头，“那孩子终究还是太年轻，历练太少。也是蓝雪这些年太过安稳了。他如今这样的脾性，我如何能放心将蓝雪交托给他。若红鸾身为男儿就好了！朕便也不再为蓝雪的江山基业犯愁了！”

孙福忍不住道：“可是皇上，公主毕竟还是女儿身啊！”

“是啊！”蓝雪国主笑了笑，“孙福，这么些年多亏有你陪我说话。朕记得你家还有一个胞弟吧？”

孙福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用袖子抹了一把眼泪，“能陪在皇上身边侍候是奴才的福气。胞弟在去年就去了。家里只剩下两个子侄，也和奴才没什么来往了。”

“嗯！”蓝雪国主点点头，不再言语。

孙福也不再说话。

帝寝殿彻底静了下来。

整个皇宫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静寂无声。凤红鸾独自走在路上，眼前雪花纷纷坠落，砸在她的头上身上，似乎满天地间就她一人，静谧孤寂。

出了宫门眼前没了脚印，凤红鸾顿时有些失望，转身看着走来的这一路，只有一排脚印。那大大的脚印包裹着一双较小的脚印，远远看去就如一个人走的一

般。她的眼眶忽然有些酸涩。

“怎么这么慢？”云锦的声音忽然响起，似是已经等得不耐。

凤红鸾身子一震，迅速转头，当看到不远处站着的一抹白影时，酸涩顿时一扫而空，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，“你……你不是离开了吗？”

云锦看着凤红鸾，玉颜因为天空的飘雪似乎更清寒了一分。当看到她不敢置信的样子，云锦脸色发寒，“一个时辰，从宫门走到这里，你是乌龟爬来的吗？”

“呃……”凤红鸾顿时失了声音。她走了一个时辰？

“还是你以为这样大雪天我真能离开？你若想让我走，那么我走也无不可！”云锦冷冷地哼了一声，不再看凤红鸾，转身离开。

凤红鸾愣了一下，忽然惊醒上前两步超过他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：“你说你留下？”

云锦冷着脸，看着她不语。

凤红鸾看着云锦，忽然出手，死死地抱住他，将脸埋在胸前，才发现他的衣衫被雪浸湿，吸了吸鼻子，有些啾啾地道：“你本来就打算走对不对？你若是想走，这样的大雪也拦不住你。”

云锦身子一动不动。

凤红鸾收紧手臂，似乎要将自己嵌到他的怀里，“今日你能来，我真的很开心！”

云锦凤眸终于有了一丝波动，低头看向怀里的人，声音有些冷意和僵硬，“如果我不来，你会选谁？”没见凤红鸾回答，声音又冷了一分，“玉痕？”

凤红鸾摇摇头，“我没有想过你会不来，我想你一定会来的。”

他低头继续看着凤红鸾，她的身子只到他肩膀，在怀中是如此的瘦弱纤细，“为何你认为我一定会来？”

“没有为什么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”凤红鸾再次摇摇头，抬起头看着云锦，嘴角扬起一抹笑，“你说我是你的女人不是吗？那你一定不会让别人娶我的。”

云锦抬起头，沉默地看着前方。

凤红鸾嘴角的笑意漫开，“即便你通天咒大成，深入骨髓的东西也是化不去的。所以，你根本就忘不了我。”

云锦不语，继续看着前方。玉颜染了霜雪，看不清表情。

凤红鸾盯着云锦的眼睛，那双曾经看着她温柔似水的眸子一片冰寒，垂下头，低声道：“你只是忘了如何爱！”

云锦身子一震，猛地推开凤红鸾。

“你忘了如何爱不要紧，从今以后我会教会你如何爱。”凤红鸾死死地抱住云锦，将脸重新埋在怀里，声音温柔而又坚定。

清冷的风吹起云锦的白衣墨发，不再推开凤红鸾，耳边萦绕着她今日所说的话。

她说：“你可知道，其实有那么一刻，我是想要放弃你的。”

她说：“不过，放弃你，如焚心噬骨。哪怕焚心噬骨也割除不去。”

她说：“所以，即便你绝情弃爱，哪怕我们相互折磨到死，这一生，我也认了！”

她说：“不是驸马，而是夫君，凤红鸾一生的夫君！”

她说：“……”

即便再心冷如铁，世间总是有些东西可以打破，可以让心死的冰湖裂开一道缝隙，虽然极其细微，但总是有不同。

这一刻，天地静谧，两个人如雕塑一般，似乎亘古以来便合为一体。

许久，凤红鸾从云锦怀里抬起头，不理睬自己身上的雪，而是动手将他身上的雪拂了拂，轻声道：“走，我们回府，再待下去我们就能堆两个雪人了。”

云锦一动不动。

“难道你真想堆雪人？要堆也要等明日早上雪停了，这样的话雪人没堆成，会先将我们两个埋了的。”凤红鸾蹙眉看着云锦，见他还不动，转头看向宫门，“你看看，我们在这里，宫门那些守门的也都要变成雪人了。我们走了，他们好关宫门。”

云锦忽然转过头看向没关的宫门，被大雪覆盖下，依稀还可以看到一排脚印。他看着那一排脚印，忽然问凤红鸾：“你刚刚踩着我的脚印走的？”

凤红鸾点头，“嗯！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！”云锦平静地移开视线，转过头，向前走去。

凤红鸾忽然松开云锦的手，他回头看着她，她一笑，“你先走！”

云锦盯着凤红鸾看了半晌，向前走去。

凤红鸾继续踩着他的脚印跟在身后，发觉他走得太快，不由得喊道：“慢点儿，我跟不上了！”

云锦脚步停顿了一下，回头，见凤红鸾正踩着他的脚印走，凤目中闪过一丝什么，冷声道：“愚蠢！”

凤红鸾似乎没听见一般，继续低头踩着脚印，不用看，也能感觉到他的脚步慢了下来，顿时嘴角微微弯起。这个人一直骂她愚蠢，却不知道他其实做了许多愚蠢的事吗？别说以前那些事，就是现在，她选驸马这么大的日子，云族除了他再无一人出现，说明什么？

她始终记得皇后那日说的话，云灵出现，有两个原因，一是云族神女现世，一个就是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如今他出现，云族主未出来阻拦，那么至少说明云族已经天翻地覆了！

想到此，凤红鸾只觉得心疼，这么短的时日整理云族，这个人该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和心力。她不敢想他都经受了什么。如今她能做的就如这样一般，追随着他的脚步走，他若是走累了，回头就能看到身后的她。

这种简单的幸福！

凤红鸾正想着，不防云锦忽然停下，她顿时伸手捂住鼻子，抬头控诉云锦，“你停下怎么也不说一声？”

云锦冷着脸看着凤红鸾。

凤红鸾放下手，有些讪讪道：“算了，也不怪你，是我自己没看到你停下……”

凤红鸾话音未落，云锦忽然伸手将她拽到了怀里。不等她反应过来，低头覆上她的唇，凤红鸾忽然感觉呼吸都停止了。虽然他们吻过了多次，可是和如今不同，玉兰香融合了冰雪，他的唇明明冰寒，却让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灼热。

这一吻，甘冽清凉，却又旖旎缠绵。凤红鸾大脑一片空白，沉醉其中，难以自拔。

就在凤红鸾要窒息的时候，云锦放开她，向前走去。

凤红鸾身子一软，扑通一声栽到地上，才惊醒过来。看着刚才吻她的那个人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，甚至根本理也不理摔到地上的她。她顿时蹙眉，哪有这样的人？吻完了就扔？她一恼，大喊：“喂！你就这么走了？”

云锦回头看了一眼，冷声道：“你坐在地上做什么？还不起来走！”

凤红鸾脸色一黑，抬眼看向天空，大雪依然簌簌而落，转眼间就盖了一脸雪花，恼道：“你为什么吻我？”

“想吻就吻了，哪里有那么多为什么！”云锦冷哼了一声，转身继续向前走去。

“那你也吻别人？”还想吻就吻？凤红鸾想起那日花灯节夺得彩头出来的那个女子，心中不舒服，“我问你呢！若是别的女人，你想吻也去吻？”

“你是在怀疑我的清白吗？”云锦忽然停住脚步，回头看着凤红鸾，脸色骤然冰冷，“云夫人，你不用怀疑你丈夫的清白。以后都是。”

凤红鸾一怔。

“满意了？还不起来走？”云锦冷眼看着她。

凤红鸾低下头，云锦是什么人？天生洁癖。哪里是那么容易被女人亲近的！她的确不用怀疑他的清白，坐在地上不动，向他伸出手，声音居然有几分撒娇的味道，“你拽我起来！”

云锦站着不动。

凤红鸾脸上多了几分倔犟，“你过来拽我起来，否则我不起来了！”

云锦忽然转身，不理凤红鸾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

第二十二章 换她来爱

凤红鸾顿时气闷，似乎是在赌气，坐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只是一双如水的眸子，带着几分委屈，看着云锦的背影一步一步地走远。直到那身影消失在街道一角，她才收回视线，低下头苦笑。

她原来也会做这种傻事，明明知道云锦此时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他了，可是还是忍不住想让他变回以前将她捧在手心里的他。

凤红鸾看向自己狼狈的样子，再次笑了笑，抬起头刚要起身，便看到面前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。一身黑衣，锦袍在纷纷扬扬的雪中飘扬，她一怔，只有玉痕在霜雪中还依然能有此雍容风华。她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在你跌到地上的时候。”玉痕直言不讳。大雪如帘，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。

那也就是说云锦吻她，他也看到了？凤红鸾脸上不由自主地爬上一层潮红，有些窘迫，苦笑道：“那你都看到了！”

“嗯！”玉痕点点头，眸光有几分恍惚和漫不经心地看着凤红鸾。

凤红鸾本来要起来的身子反而没了力气，笑着向天空看了一眼，有些叹息，有些无奈，“人总是这样，送到你面前的往往不会珍惜。只有那遥远的，够不到的，或者是够起来费力的，却是偏偏入了魔一般，非要抓在手中不可。”

玉痕不语，看着凤红鸾的目光有一丝心疼。

“玉痕，别心疼我。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”凤红鸾摇摇头，收回视线，目光落在玉痕的脸上，很认真地道，“其实，你又怎知，你在心疼我的时候，我又何尝不